



創刊系列

幸福的香味

台灣

茱蒂

幸福的香味

茱蒂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斜目帘枕系列
幸福的香味
(台湾)茱蒂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T·1691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油桐树梢的黄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在秋天微凉的清晨微风里闲静的飘落，落在一方方洁亮的水洗红砖道上。

这是私立慈心女中后门边的环墙小道，现在是学生上学的时间，清晨七点十五分。穿着白上衣蓝裙子的女学生三三两两的往后校门涌进，夹着女孩子的轻笑，浅浅低语，还有向教官问安的声音。

一如往常的，这是一个有朝气的早晨，在有着微微凉意的初秋九月，暑假开学后的第一个礼拜。

柳光耘不同于三两成群的女孩，她单身漫漫穿行在女学生的上学队伍间，像是永远不合俗群的孤单，浑身散发着一股与其他活泼高中女生不同的淡漠清冷，独特出的灵气。

她的心情并不好，秀致的飞燕眉微微蹙着，水灵的眼睛翳影一片愁情，清雅的小脸蛋沉沉的，像压着很大的心事。

一早起来，她就想跷掉这一天无意义的课了。她根本听不进任何死板板的课文。

但又能够躲到哪里呢？有感情问题的人，到哪里都是痛苦的。她敲了敲额尖，因为心里郁闷，头竟也开始痛了起来，全身越来越难受，有点后悔没逃课。

快到后校门了，教官在校门口检查仪容，所以门边有一些拥挤。光耘略停脚步，百无聊赖的等着，无意中，却听见隔壁两个像是高三学生的悄悄低语。

“听说了吗？三班那个王令方去做了，大概还要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上课耶！好像是她男朋友出钱，她男朋友是工大的，听说到处筹钱，累得半死耶！”女孩的眉毛轻轻扬着，光耘眼角余光飘去，不得不承认她带着看戏和凑热闹的八卦心情听着。

“没那么久吧？做那个已经很普遍了，又不是大事，大概两三天就回来上课了，不然，教官不找上她家去才怪。”女孩乙悻悻的说，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

“不过她男朋友算不错的，还帮她筹钱。听说十班的张小惠就没那么好了，被她妈妈识破才去堕的，她男朋友吓死了，跑得跟什么一样。”女孩甲轻笑几声，不知是嘲笑那个可怜的同学，还是那个没种的男人。

做？堕？光耘轻声叹了口气，一边跟随前面的

人走进校门。

这已经不是很陌生的字眼了，九月堕胎，几乎快变成学生间时兴的流行语。不过，即使同为女孩子，女孩们在接触到这类问题时，好像比男人更不能宽容，流言与批评的眼光像恶意的苍蝇一样，围着可怜的当事人徘徊不去。

流言纷飞的消息她一向不灵通，不知道真的做了的有几个。不过，如果她这三个月来不跟子棋坚持，而顺着他一点的话，她会不会也变成流行中的一份子呢？

也许！光耘暗自点头。

有时候，她会后悔自己谈恋爱，虽然她已有失恋的经验，而当前这段也正处在冷战中。其实她不讨厌有个人陪在身边的感受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看书，说些甜言蜜语。可是，如果所有恋爱都要以身体接触为目标的话，这种恋爱谈起来真令人感到厌烦。

她又不是电动玩具里的获胜奖赏，战胜一次，就脱一件衣服，直到全身上下光秃秃的，没一块布。但所有在她身边的男孩，总好像鬼鬼祟祟的要一步步进逼她，先是牵手，再来揽腰，然后接吻，从额头、面颊、嘴唇、脖子、胸部，最后就是他们说的全垒打了吧！

这种充满意图的恋爱真是令人厌烦！光耘一想起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被当成一块肥肉一样，蚕食鲸吞般的侵略。她又皱起眉头。

上课钟响了，从早自习到升旗时，神魂都在游荡的光耘终于被钟声唤醒。同时，也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——爱情传呼机，子棋给她用来做两人联络专用的BB机，不断的在震动。一看，是子棋，上面是他们约会的老地方。

光耘心中有底，他从不在上课时间会她，今天这么一大早就找人，大概是不行了吧！他们昨天大吵了一架呢！

光耘轻轻的叹了口气，看看老师还没来，她缓缓的走出教室。

还是跷课了！



啊！真是个清爽的早晨。

一身悠闲潇洒的凌克烨，一手挂着薄呢外衫，一手拎着公文夹，慢步走在绿园道上，看着秋天早晨的阳光和这一整排落叶翩翩的槭树。

刚刚退出了通宵的摄影集打字和排版，照理说一般人现在应该是摊在软软的床垫上，连眼睛都睁

不开了，但被封为原堂出版社第一强打的凌克焯，竟还能打电话把总编从好梦中唤醒，交代自己即将去送稿，还在送稿的路上欣赏起他久违的清晨阳光，而那一双明朗干净的眼睛里，竟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。他的身体真是强健到令人嫉妒。

通常上班的时间是早上九点，所以他鲜少在一大早起床，尤其是手表才指着八点钟的刻度；平常晚睡的他，不赖到迟到是不会起床的，反正只要把事情做好，没人去管他迟到早退的问题。看着这亮眼的阳光，他不禁想起南部家里那一大片牧场，在清晨的时候也是这么美丽的，这时家里上下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吧！他微笑想着。

好！

他伸展了一下上臂与胸腔，让新鲜的空气深深的进入肺部。人家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现在他应该慰劳一下自己的胃了。

左右看看，发现街道的另一边有一家便利商店，大汉堡的味道好像已经飘到他鼻子前了。

想着大汉堡与香热的咖啡，他在红砖道边等着过马路，突然一抹身影从对面飘过来，引起了他全部的注意。

这个女学生不要命吗？

就在他的对面，一个穿着制服，长发轻披在额

幸福的香味

前遮住了脸孔的女学生，瘦弱的身躯像没了魂魄一样的正要飘过马路，而就在五十公尺远的距离，一辆公车就要开过来。

凌克烨连想都没想，立刻冲向对街，大手揽住女学生的纤腰，将她往后一带，而他却来不及煞住极快的速度，因此两人就跌倒在红砖道上，他手中的薄衫与公文夹也重重跌在地上，几张稿子眼看就要飞出来，这时刚好公车从他们眼前经过，一秒都不差。

真是好险的一幕！克烨边看着车子经过，边拍着长裤站起来，心有余悸的想。他往后一看女学生还半躺在地上，没有动静。

不会是吓呆了吧！他心里惴惴的观察她。

“小姐，没事吧！撞倒哪？要不要到医院去擦擦药？”克烨上前扶起她，上下扫了一眼，幸好没受什么大伤，只在膝盖上擦破了一点皮，稍稍流血。

女孩身体极轻，手腕极细腻，被及肩长发掩盖的雪白面容隐约流露着清新却冷丽的气息。撑着她的身骨，克烨没由来的心里一阵微微震荡。

像冰冷光滑的精致玻璃一样！他脑里电光石火的闪过这感受。

“啊！刚刚是？”光耘心里一阵迷糊，不知发生幸福的香味

了什么事。

她只记得自己想着待会要向子棋说什么，想得很出神，突然一阵大浪般的力量冲过来，她就被那阵大浪扑跌在地上，最后的印象是一班公车正好从眼前经过。这时想想，如果她不在当时跌倒，可能现在躺的是车轮下，而不是树下了。那么，她应该跟眼前的男人说谢谢了，他救了自己呢！

“我想起来了。谢谢你，害你也跟着跌倒，真抱歉！”光耘看了看他，觉得眼前的男人有一股温暖的气质，眼神、光彩都与阳光非常相配。对上他的眼睛，他和煦的眼神像阳光一样温暖。光耘无形中竟觉得待在这个人身边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
光耘只望了他一眼，克烨却立即感受自己将要迷失在她那清冷幽亮的眼瞳里了。这对眼睛，犹如两簇悠悠荡荡的魂魄，看得他心里一阵凄迷。

“走路的时候专心一点比较好，有心事也不能在马路上想喔！”克烨第一次觉得自己说话必须放得很轻，像怕碰破了玻璃一样的小心与呵疼。

这女孩就像玻璃水晶那样透明、晶莹，却凉冷，他知道自己心里轻轻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，仿佛满腔的温柔都想在这女孩面前掏出来。他不是没交过女朋友，也不是没见过比她更美的女孩，但这样细致又清冷的女孩，他还是第一次看

见。

“我知道，谢谢。”

女孩低着头，隐约只见眉间雪白肌肤细致的聚在一块，连那些细小的皱纹似乎看来都有一股迷人的清韵，克焯禁不住痴迷起来。

“哎呀！糟糕了。”瞥见自己沾上泥沙的脚蹻，她轻轻拨开，想起子棋的洁癖，不由又是一阵烦心。

“那里不舒服吗？”克焯突然一阵紧张，心里有一丝不舍。

“没。”光耘抬头浅笑，有丝歉意。这男人真好，对人这么关怀，光耘悄悄的有些感动。“真是很对不起，我自己不注意，还害你摔倒。你也没事吧？”

“我很好，放心。”克焯轻轻一笑，为她的关心暗自窃喜，更没想到她的笑脸这么可爱，虽然还有一丝淡漠，但看得出诚意。

他看了看她脚上的伤，掏出一叠面纸递给她。“擦擦吧！我随身没带什么，要不要到便利商店买一下？”他很想帮她清伤口，可是陌生男女，好像不太好。

“啊！不必了。”光耘擦掉膝上的血迹与泥沙，“这点小伤口没关系的，谢谢你。你真是个好人

呢！”

克烨赧然一笑，不太适应她的称赞。“幸好我看见了你好，不然，你可能真的要进医院了。”不由得想再多提醒她一下，这么美丽的人，胡里胡涂的丧命多可惜。

光耘一笑，“真是很谢谢你。我还有约，必须先走。下次如果有缘再见面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”她说得相当诚恳。

“再看看罗！如果真的见得到面。”克烨一摆手，率性的说。

光耘悠悠晃晃的，晨光下气韵清冷的小脸蛋愣愣看着远方，一会，轻灵的跨步消失在尽处。

克烨望着这气质迷离的小女孩翩然远走，望着那个背影，不知怎地突然有一点遗憾。如果知道她的名字多好呢！就可以再见了。

他在脑中重复的播放女孩刚刚那惊心摇魂的短暂回眸，懊悔的心情越来越深刻，真的很想再见她一次呀！

看制服上的绣字，这女孩是慈心女中的学生，现在理应是上课时间，她应该要待在学校里的吧？那么凄离的眼神，莫非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？克烨越想越不安，无意中靠在树干上撑起下颔，忧思忡忡。

“喂！少年耶，这是你喔？”

一个奶奶牵着大黄毛狗踱到他身边，苍老慈祥的手递出一叠纸张在他眼前晃了晃。他猛地回神，一声惨呼，原来公文夹散开飞出了几张稿子。焦急烦躁的他赶紧收拾散落四处的完稿纸，还得在仓皇中谢谢老人家。

一阵亮眼，他在散落的稿子间发现了一个棉布小皮包。灵光忽然闪闪出现在他脑海。

这一定是那个女孩的小皮包，这小袋子不但看起来像手工的，上面还绣着几朵英式野花。打开来看看，很失望，里面只有一些零钱，及一把钥匙。不过，他一定要将这个小皮包还给她的，而到时候，就可以知道她的名字了。

秋风清扬，温柔的吹着克烽的脸庞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……上天对他真是不错！他笑开了一口开朗闪亮的白牙。

市区的咖啡屋从不在一大清早开门，只有光耘常去的这家“码头月井”，专在清晨打开店门，为熟悉的老顾客提供清晨里第一杯香醇的咖啡。

光耘喜欢到这里，子棋也是她带来的。每一次来，她总会带上一大束季节里最繁丽的花束：春天的深山樱，夏天纯白的野姜，秋末最灿烂的野菊，还有凛风寒霜中妖冶的冬山茶花。

但她今天什么都没带来，只除了一张凄凄楚楚的小脸蛋。

“没事吧！耘耘。怎么又翘课了？”三十岁的店老板齐蔚兰，温情的像光耘的妈妈姊妹，绵软的手掌在咖啡店门边紧握光耘苍白的小手，传达着温暖。

这是她三年来第三次看见光耘这样没精神的样子了！连忙在门边拦住光耘游魂似的纤弱身体，关怀的眼睛，直直盯进光耘善于掩盖的面容。

“我来谈判。”

轻轻丢下一句话及一个淡雅的微笑，光耘游离的身躯悠悠飘到店里唯一靠着窗口的一张桌边，也是店里唯一的一个客人旁边。

光滑优雅的座位上早已坐了一个发长及耳，削发披挂额前，看来落拓而喜欢忧郁的男孩，身边座位伴着一把套在皮套里的吉他。他穿着一式白色长衫卡其裤的学生服，衬衫口敞开三颗扣子，制服上的绣字看来是附近光明工专的学生。他迳自把弄盛着光蓝液体的玻璃杯，对于光耘靠近的身体浑不在乎似的，没半点反应。

光耘悠悠看他一眼，深长的叹了口气，她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看他，尽管有时觉得他的要求令她厌烦。

幸福的香味

她从裙袋上卸下两人联络专用的传呼机，按在他眼前的桌面上。“要分手了吗？就为了那个原因？”她的眼神迷乱而温柔。

赵子棋向来怕她幽魅的注视，这会让他失魂丧我。加上心虚，他撇头向窗外，不自在的咽咽口水。“你这么聪明，不需要我说明吧！”

“我不是排斥你接近，可是，我们可以更自然一点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觉得有哪里不自然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就没有理由拒绝。”赵子棋懊恼的爬过及耳的光滑黑发，尴尬的眼神随处飘放。

忽然，他看见光耘左臂上因跌倒而沾染的泥屑，登时不快。

“擦干净。”他的眼神很嫌恶。“连约会你都这么粗心大意，我想，其实你是真的不喜欢我。当初你真不应该答应和我交往。”赵子棋半是自嘲，半是调侃。光耘为了他，总是在他面前将全身上下打点的干干净净、一丝不苟。而这回，连整理都懒了，可见心思都飞远了。

“我是很喜欢你。”光耘绝对肯定的强调。

“真的？”赵子棋试探的问。

光耘默然低首。

赵子棋深深凝视她，大手捞近她小巧盈润的下

巴，峻冷的轮廓热呼呼的贴在她颊边，专横的帅气模样教人心动。“你真的喜欢我就给我一点证明。耘耘，我需要你给我信心。”

证明？光耘煞时明了他的语意。一个吻，给他一个亲密的吻，就能证明自己的心意了？

怕什么呢？凡事总有第一回，亲过了，也许以后再接触就会自然得多了。

思考了一番，光耘突然不想再坚持，缓缓的，她柔柔的粘贴绵软滑润的唇片。

她终于还是做到了！光耘安慰自己。

她究竟天真。子棋怎能称这种相触为接吻，但他很高兴，高兴她并不排斥接近他，更高兴光耘拙劣的接吻，这可以证明她完全是他一个人的——纯粹粹。他不想让这个得来不易的亲吻仓促退出，于是他捧住她白皙的脸加重唇片上的重量，深深切切的辗转吸吮起来，温烫的舌尖并温存的试探着她害羞青涩的唇。

光耘完全被吓坏了，慌乱中睁开眼睛，只看见子棋陶醉而欲罢不能的表情。

这是接吻吗？她很害怕。怎么在这么亲近的接触中，她竟觉得两人的距离特别长，有着奇异的疏远，好像紧抱着她的，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。

赵子棋越吻越深，不曾注意到光耘不知所措微

幸福的香味

颤的身体，与瞪大的眼。他正要强迫性的撬开她温柔的唇了。光耘双掌急急的推开了他，赵子棋在毫无防备中，结实的撞上了桌面。

赵子棋错愕的怒瞪她。光耘却不再看他，低首看着光可鉴人的木桌，陷入思绪里，也像从容的等待着最后的裁决。

“你还是去找一个你可以跟他接吻、拥抱的人吧！我高估了自己。跟圣母玛莉亚谈恋爱的，一定也要是个圣人嘛！”拎着传呼机，抄起吉他，他留下一张讥刺的笑脸，跨着潇洒的大步离开咖啡店，还将纱雾玻璃门上的铜铃弄得强风过境一样响。

光耘自他离开座位就静默的盯着桌面，心弦随着那铜铃激烈的震荡，酸酸楚楚的。好像就快要落泪，却又掉不下来。

“喝咖啡吧！新到的巴西唷。”

齐蔚兰端上一杯香烟腾腾的热咖啡，附上一个温暖的微笑，随即体贴的转身离开。

由于这家咖啡店，她在三年前与爱喝咖啡的光耘母女俩结成无话不谈的好友，而对心灵纤敏的光耘更有一份特殊的关爱。她很了解光耘，光耘在这时候需要单独的空间，所以她便不打扰。

光耘静静的喝完一杯黑咖啡，沉静黠慧的眼光，宛如一尊瓷白冰冷的玩偶，而其中黑色珍珠雕